宋元學案卅六

東發 靜清

D仁13
485
36

13
號

東發

西28
56

東發學案表

黃震——子夢斡——孫正孫——曾孫玠

王貫道王寶子叔雅 齋門人默齋訥庵再子叔英——黃珏 傳

南軒潛庵三傳——岑士貴

五峯紫巖劉氏王氏晦翁東萊四傳——王士毅

楊維楨 別見艮齋學案以下東發續傳

黃翔鳳——陳深見下本堂家學

陳著——子深

支那所錢有物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東發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梓材案是卷黎洲本稱四

明朱門學案二謝山序錄始稱東發學案

並東發學侶于　孫　樫

從子　洙

趙炎

吳漢

吳應奎

黃正孫　見上東發家學

胡幼文　別見深寧學案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東發同調

二王門人 游余再傳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學者稱爲於越先生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先生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先生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僚之撫州饑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陞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先生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係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娩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柰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嘗師王文貫其語人曰非聖賢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宋亡餓于

寶幢而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于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楊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沒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修

百家謹案先遺獻曰嗟夫學問之道蓋難言哉無師授者則有多歧亡羊之歎非自得者則有買櫝還珠之誚所以哲人代興因時補救視其已甚者而爲之一變當宋季之時吾東浙狂瀾充斥慈湖之流弊極矣果齋文潔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齋之氣魄不能及于文潔而日鈔之作折衷諸儒卽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潔之上接考亭豈知言哉

謝山澤山書院記曰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峯北溪諸子流入訓詁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于婺先生起于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辨香爲之重振婺學出于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說開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于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

滄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

又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考之則東發嘗與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于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于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于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

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于實行哉自夫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太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卽性性之所稟者卽天虛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視珠玉則見于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于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柰何程門言心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于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于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于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爲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

于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于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于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耳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何更求多于言語閒哉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于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游戲徵逐往往至于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于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論語之說爲正庶幾不爲時尚所移蓋孔子之說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尚當謹之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證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于

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
能以貫通者已私閒之也盡已之謂忠推已及人之謂恕忠恕
既盡已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
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謂多學正所以求爲貫通不可止于務多
而已也顏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
貫矣然非出于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說中來也
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爲一貫之說奈
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爲
蕩空之證者始節畧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

已說以爲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于他求是不從事于博
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于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約也已非
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
本一鳴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考其故
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夫道卽理也粲然于天地閒者皆理
也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有不由于理
亦猶人之無有不由于路謂理爲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
曉然易見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唐虞
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已
達者以此道見之設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見之講明大之爲
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旣衰

學校既廢上無與主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縱橫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爲橫議則爲老聃之淸虛則爲莊列之寓言則爲騶衍之誕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于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于一時不得志于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極于萬世凡今之削髮緇衣喝佛爲祖者自以爲深于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展轉之流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于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爲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卽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于他時而獨于春秋之世正使于衆說淆亂之餘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道爲天下萬世之師論

語二十篇拳拳訓詁惟以學問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獨于曾子之宏毅而告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于子貢之敏悟而啟以一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于功深力到之餘更求提綱挈領之要夫子教人意蓋出此後世學者于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盡畧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于此章節畧忠恕之語而徑爲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之名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講明之素也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併與以之一辭而去之是自成一貫也所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去貫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謂讀論

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于言而敏于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于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于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自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于言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談禪世猶知禪學自爲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世因誤認禪學亦爲儒學以僞易眞是非瞀亂此而不闢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于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爲聖爲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姦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今日其將

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于言其見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于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入虛誕欺罔之域則可無負于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子小人之分決于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于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東發曰鈔

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于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于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讀孝經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

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庵爲集註復祖詁訓先
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
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或問以辯之我
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
耳近世闕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
註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于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
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耶 讀論語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
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齊宣王問桓文則
黜桓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
反覆言之而使推此心俯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

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誘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
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 讀孟子

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于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
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
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燦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
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
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
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
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
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

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于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于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閒有于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讀毛詩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閒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于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于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

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覈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專主于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于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

之說也謂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者邵圖方畫于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邵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于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于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卽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卜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几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讀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于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弒君弒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于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讀春秋

孟子生于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于漢

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峯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于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

讀周禮

孔子之言散見于經不獨論語也他如莊荀諸書以及諸子百家亦多傳述第記載不同辭氣頓異往往各肖所記者之口吻幾有毫釐千里之謬至家語莫考纂述何人相傳爲孔子遺書觀相魯儒行及論禮樂等篇揆諸聖經若出一轍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處蓋傳聞異辭述所傳聞又異辭其開記載之不同亦無足怪或有竟疑是書爲漢人僞託此又不然然盡信爲聖人之言則亦泥古太甚夫去聖已遠何從質證千載而下儻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荀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別爲一書其有功于聖門匪淺鮮矣

讀家語

本朝理學闡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襟莊誦之爲快何啻蟬脫塵涴而鵬運青冥哉通書愼動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竊意愼動常有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卽爲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謂合乎道此動

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
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曰休小人曰憂晦
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爲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卽君子之用
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僞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
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書之所
謂勞者耳

孔子于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
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說一詳于孟子至濂洛窮思力索
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說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
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
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沒門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
翁孰與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于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
子

本朝理學發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學傳世者龜
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最顯龜山不免雜于佛幸而傳
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
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于此以明其自來
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
者僧總老其後橫浦張氏又復資僧杲老一脈相承非復程學
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別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母
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說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

尙儒學之初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頗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于佛者焉和靖力辯程門之語錄爲非其後晦翁追編語錄又力辯和靖之說爲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于見聞其說尤的今觀程錄凡禪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閒安知非程氏旣沒楊謝諸人附益邪是雖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編錄猶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辯語錄之說其可廢也哉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楊龜山末流皆不免畧染禪學惟尹和靖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于濂溪終于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者焉次以橫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均爲畧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幾陷禪學一轉爲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于此以明心學雖易流于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延平答問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閒爲效驗以脫然灑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問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

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矣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讀伊洛書鈔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以上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謝山東發先生史稟跋曰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卽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稟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于眞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清之大有微辭與理度兩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

東發學侶

山長黃虛谷先生翔鳳

黃翔鳳字子羽慈溪人東發先生族弟也嘗爲山長本堂長子深乃其壻學者稱爲虛谷先生補

知州陳本堂先生著

陳著字本堂鄞縣人習庵姪也梓材案謝山甬上族望表習庵世系已遠當是族子然考謝山答萬編修府志雜問云清容作陳觀墓誌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若習庵自是吾鄞忠諫里文介公禾之裔似非一族疑莫能定文天祥榜進士賈似道當國諷其及

門曰寧不登朝不可屈節授安福令改知嵊縣時嵊爲戚畹所
居有司不得行其政闕之者十七年先生整葺之威令肅然及
遷後令李興宗問政答曰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
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化巨室如斯而已嵊民乞留不得
祖帳塞路至城國嶺上因名曰陳公嶺後知台州補

本堂文集補

人之爲學莫病于過過則其歸爲老莊亦莫病于固固則其歸
爲告子故君子必擇乎中庸而知性爲難知言爲尤難贈吳安
夫人幸而儒其名必儒其實滔滔于中與俗俱流日蕩而薄于

本心何在至于朋呼儔引區區小技風月自命妄立標榜行行
然無復餘事良可悲已贈孫會叔

學無止法老當益懼書山房圖後

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矣其儒儒以身
任道道與儒有二乎二儒與道自太史公始不知道而以家分
之流弊之極至于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拔鯉吁有是哉題洞
眞觀石後

人之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篤敬爲本虛
則易放閒則易怠參前亭記

風景已非月明猶在與俞察院浙

連年奔走山林逃難以爲苟活先世一絲經脈凜乎莫續若曰

待天下事定然後爲計則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　招單君範教子書

乾坤納納風雨蕭蕭習坎心亨遯世無悶于此可以觀人　答許宮講

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靜不能不動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當欲則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私也欲其善惡之機乎　劉學講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本堂集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陳先生洙立傳于後又移入潛庵學案一條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劉記云范楷有蓬間唱和集本堂爲之跋

東發同調

吏部安先生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東發家學　游余二傳

黃先生夢斡

黃夢斡字祖勉文潔之長子也沈潛汲古天性淡靜文潔峻肅于人少可而先生濟以和平同年丈人陳本堂見而謂文潔曰君家叔度之流也屈行輩與爲親家宋亡無仕進意文潔避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先生重葺之欲奉其父歸講學未竟而病亟還寶幢竟卒是年文潔亦卒

處士黃先生叔雅

黃叔雅字仲正文潔次子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于史辨疆理氏族制

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爲文辭纚屬不能
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
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于其徒延祐七年卒年五
十有四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黃晉卿誌先生弟叔英墓云文潔三子俱克紹
家學而深寧年譜數弟子著名者先生與焉

教授黃戇庵先生叔英

黃叔英字彥實文潔之子也一以躬行爲本嘗爲晉陵宣城蕪
湖三學教諭又爲和靖采石兩院山長以家學教授閩越間與
韓性相友善受業其門者皆卓然有立學者稱爲戇庵先生有
戇庵雜著二十卷戇庵暇筆三卷

隱君黃尙絅先生正孫

黃正孫字長孺祖勉子也本堂之壻有學行補

雲濠謹案黃文獻誌先生墓云年二十出爲贅壻居十有
七年乃歸至正乙酉卒年八十一子二長卽隱君玠也又
稱其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卽絕意于仕進晚自號尙
絅翁以見其志

隱君黃先生玠

黃玠字孟成祖勉之孫也志尙卓然不隨流俗躬行力踐以古
聖賢爲期隱居教授于書無不通曉以講學寓居弁山所著有
弁山小隱集知非稾
虛谷門人

教授陳先生深見下本堂家學

本堂家學

教授陳先生深

教授陳先生泌　合傳

陳深字汝資四明人本堂子弟泌字汝泉陳夷白跋先生書其弟詩後曰余年二十許時識汝泉翁翁時年已五十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桱獲視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時侍其先公祕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三韻七篇蓋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氣已見于少年如此又言嗣子桱伯仲能以家學爲己任云　參夷白齋集

陳先生洙

梓材謹案汝泉先生名一作宓嘗官饒州教授益本堂諸子皆克承家學先生其季也

陳洙本堂之姪本堂嘗與書曰古者禮稱其家雖斂手足形而窆禮所許可切不可爲陰陽亂說所奪有方道不利等說若曰求利其亡者則萬萬無此理若曰欲利其後則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況必無是理　補

學士陳先生桱

陳桱字子經本堂先生著之孫也本堂與東發善先承其家學而私淑黃氏之教尤長于史學謂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憲朔氏皇王大紀例其年始陶唐氏而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論著乃以盤古至高辛宋至元爲二十四卷名曰續編又取金氏之書刪定爲通鑑前編舉要先生明初僑居白下爲翰林學士以非罪死

本堂門人

主簿趙先生炎

趙炎字光叔嗥縣人也本堂稱其有學有識有才有骨官義烏簿時嘗薦之趙沒棋補

吳先生漢

吳先生應奎合傳

吳漢字叔度吳應奎字文可奉化人也二吳皆居白巖而學于本堂補

隱君黃尚絅先生正孫見上東發家學

朗先生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蠲庵門人游余四傳

教授黃菊東先生珏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從蠲庵受蔡氏尚書既有所得郡邑爭致于師席教授者餘四十年九喜玩皇極經世書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其髣髴耶與太原王萬厄上虞謝蕭爲文字歡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自號菊東修

縣官岑楊峯先生士貴

岑士貴字尚周餘姚人也從黃彥實學得其先世日鈔之傳彥實負用世之志不遇一夕夢坐岑氏廳上氈氍四設先生年最少前拜跪乃脫身所被綠衣衣之覺而先生至拜跪如夢彥實驚問先生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彥實急扶之然頗不樂因撰悲誦一篇自是日飲無何卒不起先生既得薦禮部任官

黃巖有大姓李者肩輿自甬道入先生詰之吏曰是家素能執持州縣短長者先生素惡強禦乃廉得其私煎鹽販過賊鬻獄等罪丹書之李憾亦以事中先生已而出巡遷以食遇毒死吳淵頴痛惜之爲作哀誄補

典吏王東皐先生士毅

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後爲餘姚人嘗任蘆花場典史非其志也棄去從事于正學黃巖庵講道于慈溪之杜洲書院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所造愈粹而行愈高或有欲援之爲祿仕者不爲少動環堵蕭然妻子清坐相對終無戚容久而鄉里亦凜然異其爲人有岑栲峯者亦黃氏徒而先生之鄰也相與同游湖山閒唱和甚樂嘗有句曰陶潛千載友相望老

東發續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別見艮齋學案

學士陳先生桱見上本堂家學

靜清學案表

史蒙卿

獨善孫
小陽深寧門人

蓮塘潛齋進
齋再傳
晦翁迂齋慈
湖節齋眞西
山二傳
白水籍溪屏
山延平東萊
象山詹氏蔡
西山四傳

程端學

程端禮

蔣宗簡

樂良 附從弟衍復

張信

陳韶

戚秉肅

王楚麓 父起宗

徐仁

宋元學案卷八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靜清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蕩晏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者述靜清學案梓材案是卷黎洲本稱四明朱門陽王門人晏徐再傳學案一謝山序錄改爲靜清學案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史蒙卿字景正號果齋鄞縣人獨善先生彌鞏之孫也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時江益公萬里爲祭酒甚器之咸淳元年進士授景陵主簿歷江陰平江教授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自黃東發與先生始黃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務明體以達用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爲法宋亡不復仕自號靜清處士有靜清集修

百家謹案四明自楊袁舒沈從學于象山故陸氏之學甚盛其時傳朱子之學者有二派其一史果齋從晏氏入其一余正君從輔氏入故爲四明朱門一二兩案又王深寧從學于王埜埜從學于眞文忠公亦出自朱門詹體仁者也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畧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于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于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于吾心矣然一心之

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于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閒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于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于斯無少閒斷人欲日以銷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于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

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畧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閒而已矣并惟同志勉之此本雙峯饒氏之訓

附錄

果齋先生每教學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詩揭于座右其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于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祖望謹案蓮蕩晏氏之學傳于陽氏陽氏之學傳于吾鄉

史氏卽靜清也梓材案宋史史南叔附先生傳云早受業則朱子再傳弟子也顧程畏齋親及先生之門其爲讀書分年日程識工程綱領後云果齋先生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大陽先生師洁陵屬先生屬先生師朱子未嘗言及以齋袁清容誌先生墓亦云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卽學易春秋太中者先生之父名肯之黃文獻則云繼朱子之學者自屬氏淵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卽以至于史氏是知先生所受業者小陽先生非小陽之子史傳蓋誤

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詰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巴陵陽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于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沮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擷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于斯文能無媿色清容作靜清墓志于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于儒苑窾奧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于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

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亢不知靜清者也

靜清門人 晏徐三傳

教授程畏齋先生端禮

程端禮字敬叔鄞縣人學者稱爲畏齋先生初用舉者爲建平建德兩縣教諭歷稼軒江東兩書院山長累考授鈐山州學教諭以台州教授致仕先生受學于史靜清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云修

百家謹案慶元自宋季皆傳陸子之學而朱學不行于慶元得史靜清而爲之一變蓋慈湖之下大抵盡入于禪士以不讀書爲學源遠流分其所以傳陸子者乃其所以失

陸子也余觀畏齋讀書日程本末不遺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卽謂陸子之功臣可也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强五十徧時二百徧時自是强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白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于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

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其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撿合來說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舍是無以爲用力之地與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之于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與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

功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卽約
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
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
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
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與世之讀書其忽忽閒斷者
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
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
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其學之益使
他日義精仁熟賢才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
設顧不美哉

存存齋銘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子其全
如體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靜心乘氣機存之斯正
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靜皆定
無間無雜始曰存存虛閒靜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
勉强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讀書分年日程

八歲未入學之前

讀性理字訓程逢源增廣者○曰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
老能言作性理絕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
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于飯後使之記說一段

自八歲入學之後

讀小學書正文○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
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孔年長
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徧倍
讀百徧又通倍讀二三十徧後凡讀經書放此自此說小學書
即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習爲悠
緩以待日暮法當纔辦徧數即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
二者之患

日程○一每夙興即先自倍讀已讀冊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
徧內一日看讀內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閒補正徧
數其閒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
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冊首書爛熟無一
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閒與平日已讀書輪
流倍溫乃得力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溫倍漸疏不得
力矣宜謹之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
思使理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虛心涵泳孔子所謂溫故
知新以異于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一師試倍讀昨日書○
一師授本日正書假令授讀大學正文章句或問共約六七百
字或一千字須多授一二十行以備次日或有故及生徒眾不
得即授書可先自讀免致妨功先計字數畫定大段師記號起
止于簿預令其套端禮所參館閣校勘法黃勉齋何北山王魯
齋張導江及諸先生所點抹四書例及攷王魯齋正始音等書
點定本點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令面讀子細正過于內分作

細段隨文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點記于簿還按每細段讀二百徧內一百徧看讀內一百徧倍讀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使讀須聲實如講說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徧數他日信口難舉須用數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百徧足卽以墨銷朱點卽換讀如前盡一日之力須足六七百字日乳年長可近一千字寧賸段數不可省徧數仍通大段倍讀二三十徧或止通倍讀全章正經幷註或問所盡亦可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徧數此以朱子讀書法小學書及所訂程董學則修○一師試說昨日已說書○一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書畢次大學

畢次論語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註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求其訓註中無者使簡韻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卽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纔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卽使自看註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依傍註意說正文○一小學習寫字必于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徧過卻用智永如錢眞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于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寧令翻紙以空處再影寫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

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寫方能他日寫多運筆如飛亦不走樣又使自看寫一徧其所以用千文用智亦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論待他年有餘力自爲充廣可也蓋儒者別項工夫多故習字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說文字林六書畧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傍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切用之字先考凡鈔書之字偏傍須依說文翻楷之體骨肉閒架氣象用智亦非寫詩帖不得全用智亦也○一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說小學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義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亦日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便行使畧知對偶輕重虛實足矣此正爲已爲人務內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由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不惟妨功最是奪志朱子諄諄言之切戒○一隻日之夜大學令玩索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虛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撫章句之旨以說上正文每句要說得精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說性理深奧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黃勉齋

眞西山集義通釋講義饒雙峯纂述輯講語錄金仁山大學疏義語孟考證何北山王魯齋張洼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胡雲峯四書通通證趙氏纂疏集成發明等書諸說有異處標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于身心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子諄諄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此之謂也不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說者要極其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燈火起中秋

止端午或生徒多參考之書難偏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便之○一雙日之夜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偏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倍讀熟書必緩而又緩思而又思詳見讀冊首書條凡溫書必要倍讀纔放看讀兎無可再倍之日前功廢矣切戒如防誤處寧以書安于案疑處正之再倍讀倍讀熟書時必須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文倍讀盡本章註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得所以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註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用偏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幷書日揭之于壁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一隨雙隻日之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性理畢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學失時失

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網此書鈐定性理語約而義備如說得通透乃止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句自要醫家脈訣最便初學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通書西銘並看朱子解及看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錄看葉氏編蔡氏解續近思錄見性理羣書次看讀書記大學衍義程子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周子文集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透徹融會切已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于此讀看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有合記者仍分類節鈔若治道亦見西山讀書記大學衍義○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功次日早于既前試驗親筆句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于簿底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兩盡皆可自見施之學校公教尤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假如小學簿紙百張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讀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止用一日本末欲以此開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文辭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至如大學惟印讀經日程待四書本經傳註既畢作次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淺不可紊人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爲大儒也孰禦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虛擲矣今將已刊定空眼式連于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易正文○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及古註陸氏音義賈氏音辯牟氏音考○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幷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幷三傳正文
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徧倍讀百徧又通倍大段早倍溫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溫已讀書守此法無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學之年卽當尙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註或十五歲前用功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一讀書倍溫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徧倍讀百徧並如前法○一夜閒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必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

必以身任道靜存動察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始可言學不然則不誠無物雖勤無益也朱子諭學者曰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眞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夜氣箴當熟玩體察外有天台南塘陳先生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于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啟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昔金華魯齋王先生以爲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

大學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讀本經○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鈔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鈔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別用紙依次鈔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鈔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

鈔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錄文集何北山啟蒙
繫辭發揮朱子孫鑑所集易遺說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
鈔董氏所附程子語錄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
諸家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
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
續鈔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說鈔于卷首圖在啟蒙者不
可移讀法其朱子本義程子傳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
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啟蒙及發揮次本義畢
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註疏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
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程子傳古註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
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作一冊○

治尚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蔡氏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金氏表註及董氏所纂諸儒之說及諸說精確而有裨蔡氏傳者其正文分段以蔡氏傳為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書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書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其蔡氏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蔡氏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與蔡氏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為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

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辯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卷首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為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禮記

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用古註次低正文一字節鈔疏次低正文一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黃氏日鈔陳氏櫟詳解衞氏集解精確而有裨正經古註疏者其正文分段以古註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儀禮圖鈔于首卷讀法其所節古註幷疏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古註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或二三冊。治春秋鈔法先手鈔正經每一年作一段讀之讀全經畢別用紙鈔當年經文一段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說之合于經之本義者次低經文一字節鈔三傳胡氏傳諸說之未合者次低經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經文二字鈔程端學所著辨疑或問凡諸說之有裨正經三傳胡氏傳者已詳見成書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凡所節三傳胡氏傳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三傳胡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冊或二三冊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性理諸書確守讀書

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已之實學而不以
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
終身之大本植矣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內專分二日倍溫玩
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倍溫諸經正文夜閒讀看玩索溫
看性理書並如前法（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
看通鑑○看通鑑及參綱目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唐參唐
書范氏唐鑑看取一卷或半卷隨宜增減雖不必如讀經之徧
數亦虛心反覆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謚號
世系皆當子細考求彊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
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
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稅斂
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
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
時之得失如當日所讀項目無者亦須通照前後思之如我親
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書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
何論斷合如何區處有所得與合記者用冊隨鈔然後參諸儒
論斷管見綱目凡例尹氏發明金仁山通鑑前編胡庭芳古今
通要之類以驗學識之淺深不可先看他人議論如矮人看場
無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虛心也諸儒好議論亦須記仍看
通鑑釋文正其音讀看畢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徧○一分日

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及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四書既明胷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

通鑑畢

次讀韓文○讀韓文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內韓文議論敘事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要認此兩體分明後最得力正以朱子考異表以所廣謝疊山批點自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徧成誦緣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序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畧淺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樹通看則繇根至表幹生枝枝生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爲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看他文皆當如此看久之自會得法今日學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知有法而無法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賦物皆自然而然非區區摹擬所致有意于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曰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問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歐會法試看歐會會有朱子

議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橈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其學作文次第詳見于後○一六日內分三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及溫看史夜閒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如前法

韓文畢

次讀楚辭○讀楚辭正以朱子集註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自此他賦止看不必讀也其學賦次第詳見于後○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夜閒讀看玩溫性理書如前法性理畢次考制度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註疏諸史志書通典續通典文獻通考鄭夾漈通志畧甄氏五經算術玉海山堂考索尚書中星圖法詳說林勳本政書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蘇氏地理指掌圖程氏禹貢圖鄭道元水經注張主一地里沿革漢官考職源陸農師禮書禮圖陳祥道禮書陳暘樂書蔡氏律呂新書及辯證律準禮典郊廟奉祀禮文呂氏兩漢精華唐氏漢精義唐精義陳氏漢博議唐律註疏宋刑統大元通制成憲綱要說文五音韻譜字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戴氏六書考王氏正始音陸氏音義牟氏音考賈氏羣經音辯丁度集韻司馬公類篇切韻指掌圖吳氏詩補音及韻補四聲等子楊氏韻譜先擇制度之大者如律歷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

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分類如山堂考索所載歷代沿革考覈本末得失之後斷以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朱子經濟文衡呂成公制度詳說每事類鈔仍留餘紙使可續添又自爲之著論此皆學者所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委之以爲名物度數之細而畧之平日誠能沈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不能相一之論可決蔕芥廟制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特可放源流至論及呂成公錢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爲基業資而已○通鑑韓文楚辭既看既讀之後約纔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溫讀韓文楚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功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

學作文○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及選看歐陽公曾南豐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開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太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數文字他如柳子厚文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不來漸要展開之法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于理處極多亦可以爲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敘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眞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

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汤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于四書者爲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畧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畧策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況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于無以答所問矣雖今日事務得失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中庸或問爲法平日既讀四書註及讀看性理文字又不患于無本矣欲學經義亦放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爲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說爲主兼用古註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說按貢舉私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辯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又云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次又旁引他說而以己意反覆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于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皆當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說也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庭堅體亦不得不畧放之也考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體已具冒原講證結特未如宋末所謂文妖經賊之弊耳致使累舉所取程文未嘗有一篇能盡依今制明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

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虛衍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爲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愿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胷中所學耳柰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士務實學得實材爲國家用而爲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于此以待能陳于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議修學校教法以輔賓興之制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放張體以蔡傳之說爲終篇主意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爲起或畧而泛則以其意自做次畧衍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原題題下再提起前綱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說所以釋此章之意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繳歸主意後節如前又總論以結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次兼用註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于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畧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註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並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開架辭語縝密而有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于前但于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

欲學古體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鄧潤甫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縱未能盡見諸家全集選鈔亦須得舊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且幷得其編定事料爲用作科舉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　讀看制誥章表九日作一日

讀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辦料識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題卽放膽立定主意便布置開架以平日所見一筆掃就卻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由將軍號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以東坡答江陰葛延之萬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祕訣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如通篇主意開架未定臨期逐旋摹擬用盡心力不成文矣切戒○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溫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史夜間考索制度書溫看性理書如前法○專以二三年工學文之後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自此可以應舉矣三場既成卻旋明餘經及作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于前竊謂明四書本經必用朱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

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必以讀經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學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經義必盡依科制條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而推明之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呂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敬尚行實惟恐得罪于鄉評則讀書不爲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才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說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開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大幸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企其萬一第因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爲教爲學凡讀書纔挾冊

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宜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辦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辦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穫云○

前所云學文之後方再明一經出于不得已纔能作文之後便補一經不可遲須是手自鈔讀其諸經鈔法讀法並已見前其

餘經史子集音義旁證等書別見書目今不備載○讀經之後當看全史一過○看張子邵子三胡張南軒呂東萊眞西山魏鶴山程朱門人之書一過

編修程積齋先生端學

程端學字時叔號積齋畏齋弟泰定進士調仙居縣丞未行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愼爲司業先生與之論文不合未及考卽注代平章素聞其名留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學士虞集推服之出長筠州暮而卒先生與同里孫友仁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湛思二十餘年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先生者也梓材案黃氏本此下續云子徐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而仝本無之

春秋或問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爲孔子所加子獨以爲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況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于王上然後爲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愚故斷然以爲非孔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爲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賵妾特貶冢宰于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耶曰此正一字褒貶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樸

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強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而後知其非哉或問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間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義苟不用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也然舊史有詳畧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干戌敗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郜取防其惡亦不得揜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

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者也若幷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也

曰張氏謂二邑非魯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通用之取邑曰爲惡詩曰取彼斧戕取彼狐貍亦爲惡乎況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間而非著一字以爲義一字褒貶乃末世相沿之陋

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間求褒貶竊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辭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卽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辭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愼言之耶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恝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幷去五字亦不害于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錄斷爛不可讀

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疏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于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爲之說則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衞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于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正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眞有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桓多內嬖冢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家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與

或問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衞侯恳而殺之也然不與衞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說者惑于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辯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

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于衞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衞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之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衞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衞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衞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衞侯稱人不以爲伯討爲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爲定衞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爲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爲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于一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衞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于事觀之不可于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衞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爲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間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或問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于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崩薨卒于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辭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

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與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邑其次莫如甄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且後世儒者覩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豫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爲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閒晦旨旨意碎破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是與人爲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于譽且有所試其于毀肯誣之哉楚之于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于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于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違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黃氏論其爲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欲求其

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辭而有聞矣然泰山康侯
張氏諸儒矯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爲貶得其說矣子
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
也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爲貶而
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
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豫去公子而貶之乎春
秋卽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
也甯喜弒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孫林父逐其君
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
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

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弒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
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
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
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
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
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授春秋之託乃
亦爲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伐伐曰侵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
伐爲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
是皆抑揚予奪之辭學春秋者所當痛掃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爲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我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弒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爲皆至以地乎

畏齋門人　晏徐四傳

蔣敬之先生宗簡

蔣宗簡字敬之明州人程畏齋歸自江東先生執禮爲弟子留其舍旁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遂棄科舉之學未幾卒

梓材謹案咸化四明志先生爲宋尚書猷之六世孫幼嘗受經于天台翁伯章後師事程氏日與同里鄭覺民王厚孫講明正學

教諭樂仲本先生良　附從弟衍復

樂良字仲本定海人少有大志究心聖賢之學師事程敬叔敬叔呼爲老友至正間以賢良徵至京與黃溍王禕揭傒斯遊講明道術相得歡甚見元政不綱歸隱于大浹小浹之間築室其上與從弟平江學正衍孔嘉丞復讀書其中以山水自娛洪武初辟爲定海學教諭循循善誘課試有方一時英俊若張信陳韶輩咸出其門　參寧波府志

孝子戚孀齋先生秉肅

戚秉肅號孀齋嘉興人也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其兄仕浙東因受學于程敬叔之門得其爲學程法家白紵溪上僻遠城市水竹幽茂甚樂之日攝敝衣冠灌蔬于畦緝魚于淵而戒其妻妾

炊脫粟苤野藿以爲供或勸之仕曰爾非知我者日取古人書
究其成敗得失有得于中則高歌以爲適事母至孝始豐徐大
章嘗記其事補

臺臣王先生楚鼇父起宗

王楚鼇父起宗嘗尹建平爲程畏齋築室赤巖令先生受業焉
先生出入臺閣卒爲時之名臣

徐先生仁

徐仁受業于程敬叔卒爲乞銘于黃文獻溍補
仲本門人晏徐五傳

侍講張先生信

張信字誠甫定海人弱冠補諸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
授翰林修撰三載遷侍講拾遺補闕直聲振朝宁參寧波府志

陳先生韶

陳韶